後漢書七十八

宦者傳第六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危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之文也宦者四星在

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閽者守

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也閽即刖足者寺

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月令仲冬命閽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爲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開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門中人易以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騁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

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鐺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官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官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黄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曰黄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閹人劉攽曰案自前漢官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官字當作内謂省内官不用他士也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

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爲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鐺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

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闥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闥）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績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

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劒兮玉珥楊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臧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荊楊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緹厚紬也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

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秉九服之顯怨協羣英之埶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而以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表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我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官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官官其後終為官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
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
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鈎盾令時竇
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
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
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鄛鄉侯
食邑千五百戶（鄛音上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
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
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
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
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

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大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詣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

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

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

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戴單衣爲誓四月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

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胷遂禽之送廷尉獄

即夜死旦日令持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録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黄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黄門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秉脯又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時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録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黄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酇侯各九千戶萬龍爲湘南侯五十

戶彭愷爲西平昌侯（屬平原郡）孟叔爲中
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
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
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
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
陳子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兖反）趙封爲析縣侯
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
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侯

孫程

加賜車馬金錫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
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
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
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
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
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
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録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官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

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
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
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爲常侍梵坐臧罪
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
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
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
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

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求所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
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
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
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
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
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

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
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
温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
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
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
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

曹曦

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
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
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
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
尉嵩具表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
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

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綰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冀世權戚威震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鉗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

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恣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

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疑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

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兩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毦以毛羽爲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宰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瓌弟盛爲河內太守悺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瓌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

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
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
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
侯宗族賓客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
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
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
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

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微詣
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
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
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
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
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

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
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
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
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
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
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
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
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
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
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
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

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騎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潛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
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
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
者騰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
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
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
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
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
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賜瑀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
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
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
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
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
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
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
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
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

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
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
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
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
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
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
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

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

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柏思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康及霸大傳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
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
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
水入宮苑爲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
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
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
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
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

曹節

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
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
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
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
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
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

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璧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遂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官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官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倖邪僥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

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戶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易悅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

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閒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万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拂友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杜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

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藉私

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禹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

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貌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无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玭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玭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官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

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佤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

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

張讓

以莆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麋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之冤無

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

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丈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勑（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諸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

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伊積其中伊蒲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戾家宿貧每歎栢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官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

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嬴氏以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費起官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

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王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肆人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固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瞀亂也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沉乃巷職遠參

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宦者傳第六十八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

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盾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蟬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國乘溥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得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蓬頭爲前驅也）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遶也）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

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
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
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
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
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合則布席席間經文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友相視怠散舍頹敝鞠爲
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羌豎至於薪刈其下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
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
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

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
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礼礼生皆使太子孝子生自是遊
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浮浮華
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
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
貨定蘭臺秘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王次徒隸從簡易也射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左右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何南郡

設吏卒視之揚龍驪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碑紅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摽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賀字長卿喜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潢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

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師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

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傳

注丹字子王風俗通注音主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魋陽鴻字孟孫姓魋陽名鴻也魋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觸從虫者音胡佳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

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搥頭又以戟戈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其言論常切瑳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
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蒲側政顏色自若
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
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
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
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
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
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

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
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
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
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
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
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
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
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馮曰伏見前大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馮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復引見馮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暇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退彌子暇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馮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

戴馮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

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
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
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
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
乘歐陽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授歐陽
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爲尚書
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
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

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立博士又魯人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
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
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
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爲
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
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
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徧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

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厩長）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其功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鵠集飛來隨弇翱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

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時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十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

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邑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鳴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壓眞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

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毀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王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召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五吾無以為質矣吾無与言之矣（堅墁有泥墁之也堅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繩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過斯患乎（劉攽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為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廵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姜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

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
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而行成矣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攽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駰曰然昔孝武
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
悠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通兵三十餘年又信

孔僖

巫蠱大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鐵也 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
生梁郁僥和之曰僥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僥言僥音大鑒反 如此
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
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
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
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
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
史坦如日月是為真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
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
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

於人也（詩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豐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淫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嘩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衒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符還過魚臺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

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臨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

孔僖

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亡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

爲褒成宣尼。蜀本案文此少一八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曾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国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理陳留東昏人也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同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迁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

及本末誅則惡消振衷持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章咸伏其誅而犲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八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採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公升于喬木寵以潘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句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

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
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宇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
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
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
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曼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訓是爲魯
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嘉亦傳
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

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蒲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容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礼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舄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

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緯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立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伏恭

鹿韓伯高冒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節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大

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前書信臣字公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号曰召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萬榮陽郡卷音丘圓反叔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任宋傳

任宋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宋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致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

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諱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書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薛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

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猶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相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賞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藂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

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比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延君聖延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文中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礼儀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

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典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

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兖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

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平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太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當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男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太成賞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

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
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
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
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
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
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
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
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中初致仕卒於
家

封澤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
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
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
章句去其復重復音福重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
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
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
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
官

甄宇傳

甄字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賜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取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

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大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大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

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考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

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劉攽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宣字因誤宣氏長比兩字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屬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

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瑗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兖州蝦丘縣西南）父豹少

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也）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厤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

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冊遷
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
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大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
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
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
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
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傳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
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
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吏千餘人劉表
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
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
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
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
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

也杜幾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
徧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
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攽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仕爲公車司馬
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
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
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太
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尊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
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
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
年乃讙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今尚父鷹
揚方叔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鳩彼飛隼翰飛戾天
注云方叔涖止命爲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王師電鶩羣
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 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稽見故公車司馬
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
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
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緡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 左傳

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亥有二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郯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也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劉攽曰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儒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

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

後日當更饋藥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

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舉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對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拜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戾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章甫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横（横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傳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

訛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鞶革帶也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喧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相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

靡不當其崩離而帝權彊之臣息其鬬盜之謀謂閹豎忠勸皇甫嵩令推二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勢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盻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拘制也謂温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剥卦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臣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發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勸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贊曰斯文未陵亦多各有承論語曰不知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閡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原混混誰能澂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